

# 人間失格

于婧译

巨 太宰治

著

にんげんじっかく

重庆出版社



# 人间失格

目



于  
婧  
译



NLIC2970918446

重  
慶  
出  
版  
集  
團  
社  
同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人间失格 / (日) 太宰治 著; 于婧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229-06443-3

I. ①斜… II. ①太… ②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0059号

## 人间失格

RENJIAN SHIGE

[日] 太宰治 著  
于婧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 宁

装帧设计: 未 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mailto: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http://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5 字数: 100千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多年来，他的一些代表作，渐次被几家出版社译介过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两年前，重庆出版社打算组织一套太宰治作品系列，策划人游晓青女士要我担任主编，我一时犯起了踌躇。我对太宰治太缺乏研究了，尽管我很喜欢他的《斜阳》等名作，但总觉得有些隔膜。不过我想，所谓主编，其架势可舍“大”求“小”，其工作可弃“繁”就“简”，不必事无巨细，一律包办代替。这样一想，也就勉为其难了。

言归正传。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代表作家。本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贵族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当地名士，被称呼为金木老爷。太宰治是父母的第六个儿子，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最小。父亲经常忙于事业，母亲病弱，太宰治从小是在叔母和保姆的照料下成长的。1927年，太宰治在弘前高中读书，听到自己崇仰的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冲击。193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不久中退。投入左翼运动，后“转向”。1930年，于银座的“好莱坞”邂逅某画家情妇田边渥美，二人到镰仓海滨情死，田边殒命，太宰存活。小说《叶》、《小丑之花》、《猿面冠者》和《奔跑吧，梅勒斯》等，都有“入水自杀”的情节描写。太宰后来师事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井伏鱒二，因自幼经受北国海疆粗犷荒瀚的自然风土的熏陶和没落贵族斜阳晚照家风的影响，养成了奇诡多变、放荡不羁、时而骄矜、时而自卑的性格。其三十九年短暂的一生，偕同女人五次自杀，四次情死未遂，最后同山崎富容于玉川上水投水身亡。说来凑巧，两人投水一周后的六月十九日，正值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这天一早，遗体被打捞上岸，遵照他生前的

遗愿，葬于东京三鹰黄檗宗禅林寺，坐落于明治文豪森鸥外墓正对面。翌年这一天，举办周年祭纪念活动，从此定名为“樱桃忌”。每年六月十九日，仰慕作家盛名的文学青年，云集禅林寺或玉川上水，缅怀悲悼，风光常存。

纵观太宰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1909—1929）：青年时代的太宰治，游戏人生，数度自杀，思想支离破碎，精神极不安宁，可称为“叛逆和反抗”的时代。这期间的作品以《晚年》作品集为首，还有《逆行》、《小丑之花》、《玩具》、《猴岛》等，内容多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私小说范畴。

中期（1930—1945）：太宰同石原（津岛）美智子结婚后，在亲友的安抚下，不安的灵魂渐趋稳定，立志做一名“市井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多彩，文字细腻，佳作倍出。举其要者有《富岳百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故乡》和《潘多拉的盒子》等。这一系列作品内容多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格调明朗而不沉郁，行文轻捷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期（1946—1948），战后三年，战争的创伤再度引起作家精神的不安定，这是太宰文学走向成熟和个体毁灭的悲

壮时期。作为作家，三十九岁，正是创作思想渐趋稳固、成就一代文名的大好年代。不料这颗文坛明星，留下《维庸之妻》、《樱桃》、《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后，猝然陨落。连载中的《Good-bye》，即刻断弦，遂成绝响。

日本太宰文学研究家、中央大学教授渡部芳郎将太宰治誉为“心灵的王者”，他认为太宰治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人格类型，属于“赠你一朵蒲公英的”心中怀有幸福感的人（《叶樱与魔笛》），向过路人（读者）献上一支美妙音曲的街头音乐家（《鸥》、《想起善藏》）。太宰文学所具有的善性，来自作家“原罪的自觉”，所谓“罪多者，其爱亦深”。

太宰治曾经对弟子们谈及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说：

芭蕉（江户前期俳谐作家——笔者），闲寂、简素，喜爱纤细的余情，最后达到“轻妙”之境地。新的艺术进取的方向即为轻妙。好比剑道，气力顿时集中于手腕。那种感觉啊，苦恼下沉，心地澄明。……若论音乐，好似莫扎特。（桂英澄《箱根的太宰治》）

太宰治轻妙而明朗的作品中，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分析，

同时又脱不出前期难解、后期颓废的反俗的情调。

小说《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其依托对象为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 1431—约1463）。此人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频频交往妓女、流氓，1455年在一次社会骚乱中杀死司祭，逃往巴黎郊外，参加盗窃集团，获罪入狱，后获赦。1462年，因再次犯强盗杀人罪，被宣告施以绞刑，后减为10年期流放，不久便杳无消息。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由根岸吉太郎导演、松高子和浅野忠信主演的同名电影《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中的女主人公和子的原型，本名太田静子，1941年在朋友家中偶遇太宰治，一见钟情。此后两人常常书信来往，坠入爱河，不得自拔。1944年，太宰到小田原车站同静子相会，并一起探望住院的静子的母亲，然后前往静子住处下曾我。太宰再次到下曾我会见静子是战后的1947年，为了创作《斜阳》而去向静子借阅日记。

太宰治绝命前的一两年间，原配美知子和情妇静子同时怀妊，第二年分别生下女儿，这就是后来的著名女作家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



本系列选入的五部作品，均属中短篇小说。太宰治这些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再次有机会付梓出版，能否不辜负读者们的期待，老实说我心中没底。一来毕竟是名家名作，且不乏名译，珠玉在前，难以企及；二来译者多属新手，锋芒初试，经验不足，译文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望读者多加批评，以便再版时改进。

走笔至此，忽然记起今日是所谓“宪法纪念日”，电视里正在播送东京街头为反对“改恶”宪法，政界和民间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保卫和平宪法的活动。正当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改宪”和“护宪”斗争逐渐走向白热化时期，再度阅读太宰文学，重温战争给广大民众造成的苦难和精神创伤，对当代读者来说，或许更具深义。

陈德文

2013年5月3日杜鹃花开

记于爱知县春日井迺光亭

## 目录

前言 / 1

手记一 / 7

手记二 / 15

手记三 / 61

后记 / 127

# 前言



我看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一张据推测是那个男人十岁前后——或许应该称作幼年时代的照片。他穿着粗条纹的裙裤，站在庭园的池畔，被一大堆女人包围着（想来应该是这孩子的姐姐、妹妹和堂姐妹们吧）。他的头向左歪成三十度，笑得很丑。丑？迟钝的人（也就是那些对美丑漠不关心之人）见了也许会毫无表情地敷衍着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孩子啊。”这话听上去也并非全是恭维，因为那孩子的笑容上也并不是丝毫看不到通常所讲的“可爱”的影子。不过，但凡对美丑有些许经验之人，只消看一眼就会极为不快地小声抱怨：“什么啊，真是讨厌的小孩。”说不定还会像扒拉毛毛虫一样，将那张照片扔掉。

的确，越看这孩子的笑脸，越会不知不觉地涌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本来嘛，那根本不是笑容。那孩子根本没有笑。证据就是，他的双拳紧握。人是不会死死地握着拳头发笑的。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脸。他不过是在脸上挤满了难看的皱纹罢了，让人看了不禁想给他起个“褶子弟”的诨名。这张照片上的表情就是如此奇妙，看上去脏兮兮的，让人不由得怒气冲天。我以前从未见过有如此匪夷所思的表情的孩子。

第二张照片上的脸变化惊人。一副学生打扮。虽分辨不出是高中时代的照片，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总归是个美貌异常的翩翩学子。但不可思议的是，看上去同样不像是活生生的人。他身穿学生服，盘腿坐在藤椅上笑着，白色的手绢从胸口的口袋里露出来。这张笑脸不再是皱巴巴的猴子的笑容，而是巧妙的微笑。但总有什么地方跟人的笑容不大一样。该怎么说呢，血液的沉重也好、生命的历练也罢，反正就是没有这种充实之感。那笑容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但又不是鸟，仿佛是一张白纸在笑。也就是说，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人造之感。轻薄二字不足概括，说是轻佻也不过分。当然，时髦二字是不准确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俊美学生甚至让人感到恐怖。我以前一次也没见到过此种不可思议的美貌青年。

另一张照片最奇怪了。似乎根本判断不出年龄。头上夹杂着些许白发的他待在一间极其肮脏的小屋的角落里，两手烤着小小的火盆，没有笑。什么表情也没有。那照片看上去就像他一边坐着烤火，一边自然而然地死了一般。散发出一种不祥的气息。奇怪之处不止如此。因为面部照得很大，所以我能仔细看清他的脸部构造。平凡的额头、额头上平凡的皱纹、平凡

的眉毛、平凡的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均是如此。啊，这张脸不仅没有表情，甚至给人留不下半点印象。简直就是没有特征。可以这么说，我看了这张照片，只要闭上眼，就已经忘了他的长相。倒是能想起来房间的墙壁和那个小火盆，但房间的主人公的脸早就云消雾散，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一张无法入画的脸。甚至画不成一幅漫画。即便睁开眼，也体味不到一丝“啊，原来长这样啊，想起来了”似的喜悦。说得极端点，就算睁开眼再看见那张照片，也想不起来。看客反倒越发难受、焦躁，转而背过脸去。

就算“死相”，也好歹有表情，能叫人记住。但那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人的躯体上安了一个驮马的脑袋。不知为什么，就是让看着人害怕、不愉快。同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不可思议的男人的脸。





# 手 记 一